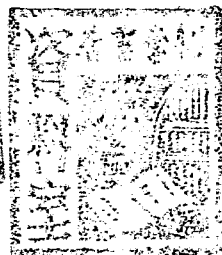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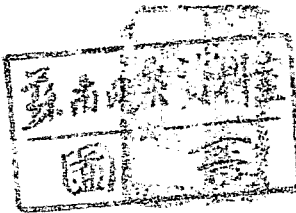


类别: 通经
系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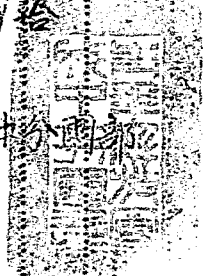
人民书店翻印



目次

從石頭裏看社會.....	(一)
女人的世界.....	(三)
第一次大革命.....	(四)
真正的平等.....	(五)
依雅海.....	(六)
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	(七)
不平等的開始.....	(八)
會說話的牛馬.....	(九)
荒唐的思想.....	(一一)
好聽的名詞.....	(一二)

當青年解放團"成為歷史上的名詞
底時候請你可別忘了你是以光榮的
團員的稱號參加到學生會去的,也
就是你應該要怎樣, 劉忠同志 永存
青年解放團 成中分團部



又跨了一步.....	(一三)
農奴.....	(一四)
鞋匠和泥水木匠.....	(一五)
一座寶塔.....	(一六)
打屁股和新大陸.....	(一七)
花不常好.....	(一九)
參觀紗廠回來.....	(二〇)
目的是在賺錢.....	(二二)
大魚吃小魚.....	(二三)
瘋狂病.....	(二五)
靜坐罷工.....	(二七)
傀儡戲.....	(二九)
讓我們來毀滅它吧.....	(三〇)

從石塊裏看社會

賽因斯先生的眼前，擺了一箱子的石塊。旁邊站着一位小朋友。

「這些石塊，能够回答你的問題呢。」賽先生說。

「你說謊，石塊會知道社會的情形嗎？」小朋友說。

「你不要瞧不起這些石塊，它們是最古的時候，幫助人們掙飯打野獸的傢伙呢。你瞧！」賽先生一面說，一面把石塊一塊塊的拿出來。

「這是石斧，這是石鏃。這是石刀，這是石鎚。……從這些石塊的上面，我們可以看出最古的社會——原始共產社會的情形。

「最古的時候，我們人類，是很可憐的。他們所過的生活，和野獸差不多。沒有房屋住，沒有衣服穿，也沒有飯吃。他們只是一個拾荒者，採一些果實，飽飽他們的肚子。但是，還時時要餓肚子，時時要給野獸拖去。

「他們爲了防備野獸，於是，大家集合起來，一塊兒生活。二三十人一羣，三四十人一隊，遇到野獸的時候，共同抵抗。

「這些石塊，」賽先生指着石塊說：「這都是他們抵抗野獸的傢伙，他們靠了這些傢伙，捉到小野獸，打退大野獸。

「你瞧，」賽先生從抽屜裏拿出一幅圖，「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形。一大羣人，集合在一處，打那隻野獸。打死了之後，就大家平均分着吃。

「所以，他們的生，是非常平等，每個人都要去勞動。每個人都可以分到食物。……」



「假如有一個懶蟲，他不去勞動呢？」小朋友問。

「不會有的。不去勞動，肚子就好餓，因為當時生產貨物的傢伙，只有這些粗陋的石塊，根本生產不出許多貨物；所以，不要說一個人不能養活兩個人，就連自己也保不牢養養有。因為這樣的緣故，誰也不敢懶惰了。」

女人的世界

「不過，在這社會裏，男人所做的是，和女人所做的，却並不相同。女人大多都是出外打獵捉魚。

但是女人的權力，却大過男子。每一個男子，都要聽女人的話，正像現在的女人，都要聽男子的指揮一樣。

「什麼道理呢？一句話，因為男子加都要靠着女人吃。」

「怎麼，男人靠女人吃？」小朋友不相信。

「不錯。你想想看。男人帶着用石塊做的傢伙，一天能打多少野獸呢？靠不住。野獸厲害得很，說不定會落空。女人呢，有把握得多了，每天總能採到一些果實。而且，她們因為天天在採果實的關係，還有了一個大發明。這就是說，她們發明了種植。

「她們在採果實的時候，把果核丟在地下，過了不久，她們偶然看見果核發芽，偶然看見它開花，偶然看見它結實，於是想到了種植。使每天的生活，可以比較有把握些。每天不一定能打到野獸的男子，便只好靠着女人生活了。

「而且，在那時候，還有一件奇怪的舉措：每個小孩子，只認識媽媽，不認識爸爸。因為那時候，每個女人，是每個男子的妻子，每個男子，是每個女人的丈夫，所以，生下來的孩子，要知道是那個男子的兒女，根本不可能。

「因此，女人就占了上風。」

（手寫）



（南）

第一次大革命

「我的媽媽，要是生在那樣社會裏，就不會天天給爸爸打罵了。」小朋友想起了媽媽的苦楚。

「那時的女人，」賽先生彷彿沒有聽到小朋友的話。「却並不壓迫男子，雖然占了上風，可沒有打罵男子。」

「爲什麼女人不能一直占上風呢？」小朋友很想媽媽占上風。

「這個嗎？因爲到了後來，女人的生活，要靠男子的關係。」

「剛才說過，男子是天天打獵的，因爲天天打，所以，打獵的本事，也慢慢學大了。有時候，他們竟可以打很多，一時吃不完，或者捉到了小野獸，便留養下來，就這樣，慢慢懂得了養野獸的方法。自己的生活，可以不必再靠女人。」

「另一方面，因爲發明了耕種和畜牧，一人勞動，可以養活兩人了。這就是說，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了，於是打仗時捉來的俘虜，便不再殺死，留養下來，叫他們幫助耕種了。」

「所以，到了這時候，女人的上風，就無形之中，給男子奪去了。」

眞正的平等

賽先生的話，一直沒有停。

「但是，女人變做男子的奴隸，是在以後的事，最古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在原始共產社會裏說起來却是平等的。」

「他們集合在一起住，凡是同一祖宗的，都同住在一起，這就是所謂『氏族』。」

「氏族裏面，有首領，有酋長，都是全氏族的人，共同選舉出來的。男人女人，都一樣有選舉權。如果那首領不會辦事，酋長不會打仗，大家可以把他換了。」

「至於氏族裏面的財產，也完全歸大家公有，生產的貨物，大家均分，誰也不能獨吞。」

「所以，在原始共產社會裏，是一個什麼都平等的世界。」

說到這裏，窗外的電燈放光了，小朋友也就別了賽先生，獨自回家去。

依雅海

「依雅海，雅荷梅。

喚起鋤頭來革命呀！」

無綫電正開得響。小朋友溜進裘先生的屋裏。

裘先生將手一擺，自己又輕輕打着拍子，依舊聽那無綫電。

大約五分鐘之後，鋤頭舞唱完了，裘先生才對小朋友說：

「今天來講依雅海吧。」

小朋友的腦裏，起了一個大「？」——依雅海，什麼意思呢？裘先生彷彿看穿了似的。

「依雅海，是原始共產社會人們的講話呀！原始共產社會中的人們，還不會說像樣的話，他們只會喊，只會叫。說話是到後來才學會的，在生產貨物的時候學會的。」

「譬如要打豬去了，他們必須有一個招呼，於是，直着喉頭，模倣一聲野獸的叫聲，這就算是打獵去的意思，砍樹的時候，一定有哈呵哈呵的聲音，這聲音就當作了砍樹的意思。」

「你見過抬大石塊的工人嗎？他們五六個人，合力抬一塊大石，在一步一用力的時候，胸部起了震盪，自然而然的，嘴裏發出呵囉呵囉的聲音，彷彿操體操時的口令，使他們的步調合齊來，抬大石省些氣力。這些叫聲，爲了有這樣的用處，所以一天發達一天，變成像樣的話了。」

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

「世界上的一切，永遠是在變的，原始共產社會，也終於變了樣。

「爲什麼變了樣呢？一句話，是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起來的緣故。

「原來女人們發明了耕種之後，男人們也發明了養野獸的方法。

「於是，工作也分得格外仔細了。從前的時候，是男人做男人的，女人做女人的，孩子做孩子的，現在呢，同是男人（女人小孩也一樣）却分工做工作，有的專門耕種，有的專門畜牧了。

「同時，因爲用牛來幫助的關係，耕種一塊土地也用不到全體合做了，於是，土地也就劃分開來，各歸各的去耕種。大氏族分成了幾個家族，讓大家族各自去生活。

「但是，這些土地，仍歸大氏族公有，每年或每隔兩年，共同再分，直到過了許多年之後，這才不再劃分。

「到了這時候，生產出來的貨物，便歸各大家族私有，而這原始共產社會，也就倒下去了。」

不平等的開始

自從說了原始社會之後，小朋友就巴不得星期日早些到來，好去聽聽後來的情形。

星期日却像蝨爬。彷彿有意跟小朋友爲難似的。

「接下去講以後的情形吧。」好容易望到了，見面的第一句，小朋友就這麼說。

「好哇，你真熱心哪！」賽先生拍拍小朋友的肩膀。

「原始共產社會倒了之後，接着興起的，叫做奴隸制的古代社會。要談這時候的情形，也從生產貨物的本領談起吧。」

「這時候，生產貨物的方法，是耕種田地，養野獸。而且，從耕種田地的人中，又分出了一批專門製造日常用品的，這就是所謂手工業的發達。譬如造屋的呀，織布的呀，在這時候，已經出現了。另外，還有一種，那就是專做買賣的人的發生。」

「這真是大進步呢。原始社會裏，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小，總不大有多多的貨物；到了這時候，可就不同了，不但吃得够，用得够，而且還時時有多餘；因此，一般人除了找食物之外，還可以有空閒時間，休息而且遊嬉了。生產出來的東西，也不像原始社會裏一樣，各人私有了。這正與現在相仿，你的田地上的東西，歸你所有，我的田地上的東西，就歸我所有，即使你餓得要死，我的東西，也決不會白白給你嘗到。」

會說話的牛馬

聽到這裏，小朋友皺一皺眉頭：

「這個社會，真不好呀，爲什麼原始共產社會不繼續下去呢？」

賽先生笑笑。

「你錯了，這是沒法子的，原始社會的倒灶，古代社會的興起，是一個大進步。社會的進步，都依着一定的道理，你喜歡，它是如此，你不喜歡，它也如此，決不會因爲你喜歡這樣，它就永遠這樣，反過來說，也決不會不這樣。只有依着它的道理，去推動它前進。決不能違反它的道理，去拖住它，牛尾能拖得住嗎？你想！」

「原始社會的倒灶，就爲了上次所說的原因，而奴隸制的古代社會，生產貨物的本領，也確實大了許多，如果仍然是原始社會那樣的制度，也就產不出那麼多的東西了。」

「例如原始社會中，上了年紀的人，大都是殺死的，捉來的俘虜，也不肯讓他活命，這些是多麼不上算而殘酷的辦法啊！人有着生產貨物的本領，而人們却將這些生產貨物的本領，白白斷送了，難道不是不上算嗎？」

「但是，總太不平等了！」小朋友還是搖搖頭。

「好心腸的孩子，不平等的事情多着呢。」賽先生從抽屜裏抽出一幅圖。送到小朋友眼前。

「嗚唷！一幅非常慘慘的圖。」

一間矮矮的木屋，木屋裏面，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洞，旁邊站着一個粗壯的人，手上戴着鐐，腳上釘着鐐，胸前腿上統統掛着血淋淋的傷痕。

仔細一看，喔，臉上和手腳上，還烙着火烙印哪！

「這是一個犯了殺人罪的大強盜吧！」

賽先生搖搖頭。

「這就是奴隸，古代希臘的奴隸。在原始社會的早期，打仗時捉來的俘虜，大都是活不了命的，後來因為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的緣故，俘虜養下來有利可圖，所以變了戰勝者的奴隸了。另一方面，那些窮苦的人，因為欠了有錢人的債，也就淪落為奴隸了。」

「做奴隸真苦。簡直不是人，是一匹能說話的畜生。他們整天到晚，不休不息的工作，天黑了，給趕到小房子裏去睡，天亮了，給趕到田地上工作。而且，要逃也逃不脫，縱使掙斷了鍊鍊，身上的火烙印，總是沒法除去，無論逃到那裏，總是給人當作奴隸看待。所以，有人說：奴隸不是必須工作，就是必須睡覺，或者到閻羅王那裏去。」

小朋友聽到這裏，汗毛管也站起來了。

「這麼可憐的人，數目很大呢。據說，當時希臘的每個自由人，平均起來，養着十八個奴隸。」

荒唐的思想

「除了這樣悲慘的制度之外，他們還有一種荒唐的思想。他們以為世上一切，都是天上的菩薩在管理的。」

「菩薩，相信菩薩，在我們看來，該是多麼愚蠢啊！可是，在當時因為生產貨物的本領，還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大，懂不了許多奇怪的事情，所以有了這麼荒唐的思想。」

「你想想看，世界多麼奇怪：忽然颶風，忽然下雨，忽然打雷，忽然閃電，忽然熱，忽然冷……這是什麼緣故呢？在古代社會裏的人，一點也回答不出。他們繳了白卷。」

「然而他們盡衷的想，想不繳白卷。他們想，自己的山外工作，以前是首領派的，現在是主人指揮的，那麼，風呀雨呀冷呀熱呀，也一定是自領或主人派它們的。它們的主人是誰呢？沒有見過，也無法見一見，於是，便以為是一位大本事了。於是，便把這些大本事，叫做菩薩。」

「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原始社會的末期，人們對於能幹的祖宗，譬如出色的打獵家，出色的捉魚家，出色的打仗家，死了之後，往往還不能忘記他，時時要提起來，到了後來，時間隔得久了，而傳來傳去的話，又根本把那些能幹的祖宗，說得更加稀奇古怪，於是，竟把那些老祖宗，當作菩薩了。」

好聽的名詞

賽先生的話，像決了口的河，一直沒有停。

「奴隸過的生活，這麼痛苦，主人過的生活，這麼舒服，自然是不平等的，奴隸們自然要反抗；然而，主人們却也乖覺，他們想了法子，來管理來欺騙奴隸，想使他們自己，可以千年萬世的享福。

「于是，社會上就出現了叫做政治的事情，也就是說，用強迫手段來管理奴隸的方法。

「然而，名詞却很美麗呢，叫做『共和政治』，這不美麗嗎？可是，美麗的只是一個名詞，事實却是悽慘而且殘酷的。

「我們拿古羅馬來說吧。

「羅馬把人民分成了好幾等，最高貴的是貴族，最下賤的是奴隸。貴族有做生意，選舉，以及養奴隸的權。而且，從貴族裏面，推出兩個人，來做『統領』，另外再選幾個貴族，組織一個『元老院』，幫着辦理事情。

「辦什麼事情呢？說起來是很氣人的，就是奴隸和自由民，都該服從貴族，替貴族打仗，欠了錢應該還，還不出的話，貴族有權把他拖去做奴隸，打仗得來的好處，該歸貴族。

「所以，所謂『共和政治』，是貴族的共和政治，是貴族們共同商量辦法，壓迫自由民和奴隸的政治。」

又跨了一步

小朋友帶着驚異的眼光，瞧着賽先生。賽先生又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幅圖。

一座很大的山，山上有成千成萬的人，山下有許多兵馬，樣子是雙方正在準備廝殺。

「這是平民和奴隸，聯合起來反抗貴族，古代羅馬有名的聖山事件，」賽先生說。

「那是這樣的，羅馬的貴族，領了大兵，打了勝仗回來；而當時的平民和奴隸，因為得不到打勝的好處，不但如此，自己所吃的苦頭，却反而更重：比如一個男子打仗去了，他的家族，無人掙錢只好向貴族借錢，借了錢還不出，便只好當奴隸；所以，平民和貴族，時常起衝突。這一次呢，許多平民跑到聖山上，要和貴族分家了，貴族沒辦法，只好答應平民的要求，組織平民會，一同來管理國家大事。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平，叫貴族不壓迫平民奴隸，總是做不到的，所以，平民奴隸和貴族，到底無法磨寬，到底時時要衝突，而且，愈弄愈厲害，終於把奴隸制的古代社會突破了。

農奴

「古代社會倒灶之後，接着興起的，是封建社會。」

「在古代奴隸社會中，奴隸負着替貴族生產貨物的責任，貴族自己呢，不但坐吃白食，而且還瞧不起生產貨物的工作。他們說：唯有賤種，才應該勞動不息，富貴的貴族，天生是該坐吃白食的。」

「飽暖思淫慾，這批貴族，便只在快活上着想了，怎麼增進生產貨物的本領的方法，一點也不去想；奴隸們，因為生活太苦了，也無從去增進而且也不願增進。所以，到了這時候，生產貨物的本領，在奴隸社會裏，已經無法進步了。」

「不但進步，反而還有倒退的危險，這就是奴隸的反抗和逃亡，弄得許多田地荒蕪起來；於是，貴族們，有田地的人，只好把田地一塊塊分開來，租給人種，派一個管家的去管理，這就漸漸地變成『農奴制度。』」

「農奴和奴隸有什麼兩樣呢？」小朋友覺得奴隸和農奴，是同樣苦的。

「農奴和奴隸確是兩樣的。奴隸是什麼都沒有的，農奴却可以有一小塊田地，和自己的小屋；不過，也和奴隸一樣，永遠要在同一地方工作，給主人的田地耕完之後，才得給自己耕種，而且逢年逢節，還得將自己田上的貨物，送一些給主人。」

「所以，到了封建社會裏，奴隸制的生產，換上農奴制的生產了。」

鞋匠和泥水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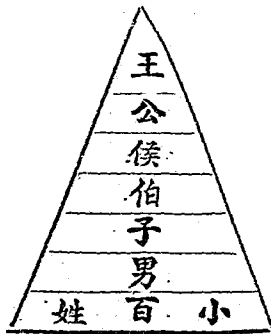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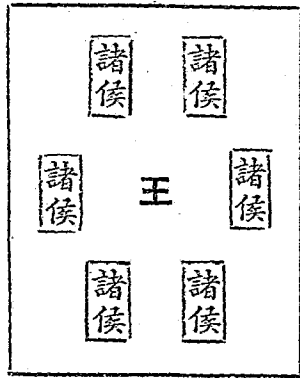
「農奴有自己的田地了，給主人種的田，也只要上些租就行了；所以，這時候，比較舊奴社會裏的生產本領，也大一些了。因此，那些做日常用具的人，也脫離了農業，專門做日常用具了。鞋匠呀，泥水匠呀，木匠呀，都獨立起來了。」

「另一方面呢，做生意的人，也格外興盛了，因為人們生產貨物的本領大，工作分開來的關係，所以，這批專門買賣貨物的人，比舊奴社會裏面，更興盛了一些。」

「專門做買賣的人，爲了做生意的方便起見，還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定住下來，開起舖子。到手工業者那裏，定了許多日常用具，到耕種的人家收買農作物，到養野獸的人家，收買一些家畜，不再像舊奴社會時的東奔西走了；於是，這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一天興盛一天，發達爲大都市了。」

一座寶塔

「這是當時經濟上的情形，政治上呢，也變了一副面目。」錢先生一面說，一面在桌上畫了兩個



「剛才我們說過，大地主，把土地一塊塊分開來，叫農民去種，大地主自己，仍不動手，只派了些官丁，去管理農民；這樣過了許多年代之後，那些官丁，就好像變成了管理那塊土地的小地主，漸漸的獨霸了那地方的一切，變成諸侯了。對於以前派他去管理的地主，當作了王一般。」

「另一方面，落奴社會裏的將軍，爲了被派去壓迫奴隸，管理農民，也漸漸變成了獨霸一方的諸侯。和別的獨霸一方的諸侯，互相戰爭之後，勝的強的，就變成了王。而且，把土地重新分一下，分給幫助他的家將，還賜了什麼伯、子、男……等等美名，一同去壓迫小百姓。」

打屁股和新大陸

「至於文化上的情形，也大大有了進步。哥白尼和哥倫布的故事來說，就可以懂一個大概。哥白尼，是有名的科學家，他想出了一個大道理。說地球是圓的，咕囉咕囉繞着太陽轉。太陽是不動的。」

「這道理，給當時教皇聽到了，十分震怒，把哥白尼捉了去。」

「混賬東西，聖經上說，太陽每天自西至東的在走，你爲什麼竟敢違背聖經，妖言惑衆，要說地球在動！」

「哥白尼不慌不忙，舉出了許多道理，證明自己的說法，並非妖言，教皇說他不過，便叫人把哥白尼拖倒，一頓屁股，不准他再說。」

「哥白尼摸了摸屁股，謝了教皇不殺之恩，便起來說道：『我從此不說了，但地球却確在轉動，難道你也去打地球的屁股嗎？』」

聽到這裏，小朋友禁不住笑起來了，養先生却依然正正經經的說下去。

「那是因爲商業發達，人民知識開通，才有人找到這樣的大道理，而當時握着政治權力和教會中的人，却想永遠維持他們的高貴，一味不准新道理抬頭。所以，哥白尼的屁股，只好倒靈了。但是，社會是在進步的，怎麼壓得住呢？」

「後來，有一位大航海家哥倫布，他相信了哥白尼的道理，拚命想找新大陸，他得了西班牙女王的幫助，乘了幾艘大船，再發找尋。」

「找了好幾天，却只見茫茫大海，大陸的影子，半點也沒有。」

「一天晚上，幾個船老大在私下商議：『這畜生，發了瘋，有什麼新大陸，找他媽的鬼大陸！米也沒有！他發瘋了，可以不要命，難道我們也可以不要命嗎？殺了他，明天開回去！』」

「恰巧讓哥倫布聽見了，他就加了一番勸慰，勸他們再試三天。」

「運氣真好，三天之後，新大陸就被發見了。」

「這新大陸的發見，也就是因為當時生產貨物的本領大，商業來得興盛，而當時西方到東方來的航路，却給回教徒截斷了，所以商人們拚命想找新航路，繼續他們的買賣，這才發見了新大陸。」

花不常好

「『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社會也不肯永遠停在封建社會裏，終於又衝出了，向前進了。」

「爲什麼呢？一句話，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起來，和封建社會的制度，不能合拍的緣故。」

「剛才說過，商業在封建社會裏，已經一天發達一天，商人的勢力，也一天強大一天，他們賺了很多的錢，竟至比王侯還富足，他們借錢給農民，農民種出來的貨物，當作抵押；他們借錢給手工業者，手工業者的貨物，當作抵押；有時還借錢給王侯，使王侯也只好讓他們三分。」

「他們靠著買賣貨物，賺了大錢，做大了生意，於是發見了新大陸，搶來了新大陸的財寶，又增加了他們的財富，這樣賺取財富，富富賺賺，勢力也跟財富的增加，大得非常了。」

「但是，封建時代，各個王侯，都像我們的軍閥一樣，獨霸一方，自話自聽，捐稅很重，使商人做生意的時候，感到許多不便。一般種田地的，也因爲捐稅太重，心裏十分不滿意。」

「城市裏的手工業者，也一樣很不滿。你知道，學手工業，須得先拜師父，學三年徒弟，徒弟學出，才可以開店；然而，到了後來，師父們看到手工業者不多，搶了自己的生意，於是組織行會，限制收徒弟，限制徒弟開店，所以使那些徒弟們也非常氣忿，恨不得打碎這種制度。」

「所以到了這時候，封建社會的制度，已經和生產貨物的本領，起了衝突，這就是說，生產貨物的本領，一天大一天，而封建社會的制度，却不許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於是，那些商人農民小手工業者，一齊聯合起來，幫助大的諸侯，打平了小的諸侯，完成了統一的國家。封建社會的命，也就這樣送掉了。」

參觀紗廠回來

過了幾天，賽先生帶了朋友，去參觀一家很大的紗廠。

回到了家裏，小朋友好像一點也不疲倦。

「紗廠真好玩呢。」

「唔！」賽先生說。「紗廠裏的紡紗，多麼快啊！」

「是嚟，」小朋友說，「我的媽媽，一天還紡不到一斤花，工廠裏的小女孩子，却竟紡到二十多斤花，真正不得了！」

「這就是有機器幫助的緣故。如果沒有機器幫助，那個小女孩子，一定連一斤都紡不到呢。所以，機器真是好傢伙，它使人們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不知多少倍，使我們的社會，也得着很大的進步。……」

「那末，機器這東西，為什麼老早不發明呢？是不是以前的人太笨？」小朋友打斷了賽先生的話。

「並不是以前的人笨，是因為以前的社會，還沒有需要機器。直到封建社會的末期，這才有了發明機器的可能。」

「上一次對你說過，大商人賺了許多錢，又從新大陸奪了不少財寶，變成了大富翁。而鄉下的農民呢，却窮得可憐，他們連飯也吃不飽，於是，只好向大商人借錢。大商人有的是錢，他很願意借給農民，只要農民肯出重利錢。農民呢，爲了不願意餓死，也就只好忍痛出重利，結果，農民愈弄愈窮，弄得田地也給大商人盤了去，失去了在鄉下生活的依靠，只好一隊隊的上城來找工作。於是，城市

裏面，堆滿了找工作做的人。

「農民變了窮光蛋上城來，大商人們却正開心。因為他們發現了新大陸，他們都做外國生意，正想多造些貨物，去騙回一些財寶，所以，跑上城的窮光蛋，便都變成了大商人和大工場主的工人，給他們製造貨物了。」

「但是，人總不能不休息，而且，也並沒有三頭六臂，所以，總不能造出那麼多的貨物，足夠大商人販到外國去。於是，大家都拚命的想法子，改良生產貨物的傢伙，改了又改，機器這東西，也就慢慢改成功了。」

「就這樣，資本主義的社會，代替封建社會興起了。」

目的是在賺錢

賽先生的話，轉了一個方向。

「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生產貨物，都是爲了賺錢。美國的汽車大王福特，他一天要製造幾千架汽車；爲什麼呢，他自己坐嗎？要不了這許多。一家人坐嗎？也要不了這許多。他是爲了想賺錢，所以造這麼許多的。」

「拿剛才參觀過的紗廠來說，也一樣。陳老闆的開紗廠，紡出這麼多的棉紗，並不是因爲他自己要用這麼多的棉紗，是因爲賣了出去，可以賺到許多大洋錢。」

「再拿以前到中國來的皮鞋大王來說，情形也並無不同。皮鞋大王說，中國要救國，應該提倡穿皮鞋。表面上看來，好像他的開皮鞋廠，是爲了想世界上的人，個個都能很爭氣；其實呢，他的心腸並沒有這麼好，他是在推銷皮鞋生意，想賺得很多的錢。」

「拿你的媽媽來說，又何嘗兩樣？你的媽媽，天天在織布，是爲了給你做新衣服嗎？」

「不是，如果是爲了我，我還會穿這麼破的衣服嗎？她說，織起來的布，是換米吃的！」小朋友的臉有點紅了。

「是呀，現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爲了賺錢才生產的，並不像以前那樣，是爲了自己要用。所以，生產出來的貨物，差不多可以說是商品（除了爲自己要用而生產的以外）。現在的世界，也就不妨叫做商品世界。」

大魚吃小魚

「在商品世界裏，有許多悽慘的故事。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一個。」
「就是那位皮鞋大王的故事。當他還不會被稱為皮鞋大王的時候，他那皮鞋廠的旁邊，有一個小皮鞋廠。小皮鞋廠的生意，做得很起勁，所以買主也不少。不料，遭了皮鞋大王的恨，想出了一個惡毒的辦法。」

本號秋季大減價
照碼八折

「于是，小皮鞋廠的買主，都給他奪去了。」

「但是，小皮鞋廠老闆，也立刻來了一個報復。」

本號秋季大減價 照碼八折 再贈
鞋拔一個 鞋油一盒 鞋帶兩副

「大皮鞋廠呢，看到了小皮鞋廠的花樣，也就來了更凶的一着。」

本號二十週年紀念
照碼對折

「小皮鞋廠，這回可給嚇慌了，因為對折出賣，不但無錢可賺，還要大虧其本，只好眼看著買主向大皮鞋廠進出。就這樣，一年之後，這家小皮鞋廠，關門大吉。大皮鞋廠呢，因為資本多，雖然虧了一些，倒也無關緊要，而且，還有力氣把那小皮鞋廠盤了過來。獨霸了皮鞋生意，把皮鞋價錢，重新提高，大賺而特賺。

「之後，他又用了相同的方法，打倒了許多小皮鞋廠，皮鞋大王的美名，就這樣落到了他的頭上

瘋狂病

「還有一個故事，也很悽慘。發生的地點，是在美國，伊林先生的『五年計劃的故事』裏曾經說起過一點。

「有兩個大資本家，一個叫福克斯，他開了一間帽廠，生意非常好；另一個資本家鮑克斯，看了非常眼熱，於是也來開一間，拚命的造帽，生意也很好。所以，大家都更起勁的造帽。

「但是，過了不久，忽然生意壞起來了。因為買得起帽的人，都已經有了，買不起帽的人，却一直買不起，於是，帽子堆起來，大家虧了本。

「後來呢，伊林先生沒有說下去。不過，故事可真的沒有完。後來，那位福克斯先生。把帽子運到外國去了。他運到中國，運到非列賓，南美洲，很快很快的，把帽子銷光了，於是，他又在本國大開帽廠加多工人了。

「但是，沒有多久，又碰到壞運氣。

「『報告主人，做帽的羊毛，已經一根也沒有了，今天各帽廠只好一律停工！』一位管事的，向他報告。

「『怎麼不到芝加哥，華盛頓這些大城市裏去買呢？』福克斯氣忿的說。

「『報告主人，早已讓我們買光了。』

「福克斯皺一皺眉：『趕快派人到澳洲，中國去收！』

「然而，澳洲人不肯，預備自己做帽；中國人也不肯，預備自己做帽，福克斯先生，只好氣得鬚鬚倒豎。

「過了一會，他匆匆忙忙的跑到總統府去。請政府派兵壓迫中國，叫中國必須把羊毛賣給他。幾月之後，他果然買到了中國羊毛，又開始造帽了，而且，把更多的帽子送到中國來換錢了。美國在中國的眼裏，也就成了一個十足的帝國主義者。」

靜坐罷工

「美國對付別國的樣子，是這麼凶橫，但他自己國內，却也七顛八倒。前幾年，有飢餓長行隊，去向總統討工做，以後又有震驚世界的靜坐罷工。

「靜坐罷工，你該還記得吧。就是有許多工人，爲了要求增加工錢，大家進了工廠，靜坐起來，如果不加工錢，他們便不工作。

「這一來，美國的資本家，都急壞了，他們趕忙派人去勸。據說，有一位資本家，還碰了一個釘子呢。

「他跑去對工人說：『如果我不開工廠，你們不是都要餓死嗎？你們想想看。聰明的人，就不會爭多論少了。』

「一個工人却站起來說：『我們沒有白拿你的工錢，我們是用氣力換來的。』

「另一個工人說：『你倒要想想呢。如果我們不替你做工，你能賺到錢嗎？拿今天來說。你就只能賺到一個屁！』

「但是，我是靠機器賺的呀！」資本家說。

「今天你的機器會賺錢嗎？呸！」

「你的賺頭，是從我們的工錢上刻扣去的！」

「一點不錯：你的錢，都是從我們的工錢上刻扣去的。」

「是囉！我一個人每天總要替你造十頂帽子。十頂帽子的原料，只消十塊錢，就算你的機器和房租，爲了造十頂帽子，也化去十塊，那末，一總算起來，十頂帽子的本錢，不過廿塊錢；但你拿到

市場去，却賣到三十塊，這多出來的十塊，不都是我的血汗嗎？不是都應該給我嗎？但你給我的工錢，每天不過一元五角，另外的八塊半，不是被你刻扣去了嗎？」

「我……」資本家說不出話來了，撮着嘴，去向政府請兵，彈壓工人。」

傀儡戲

「後來政府真的派兵去嗎？」小朋友問。

「怎麼沒有呢。美國政府，原就是美國資本家的傀儡。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政治是用強迫手段來管理奴隸的方法。農民，工人，正是資本家的奴隸啊！」

「你還不相信嗎？」賽先生看到小朋友的臉上，有點懷疑的神氣。「那末，我們拿實實在在的事實來說吧：

「美國的白銀政策。你總聽見過的。那末羅斯福做了美國總統玩出來的把戲。

「他為什麼要玩這套把戲呢？」

「原因有好幾個，但其中的一個，却是爲了替他的主人賺錢。原來，羅斯福是民主黨裏的領袖了。民主黨的大本營，是在美國的西部，而美國西部，却有好多的銀礦主，銀礦主常常出錢幫助民主黨，希望民主黨裏的人，能夠搶到總統做，羅斯福的當選大總統，就因爲得了民主黨的援助。所以他上台之後，就把銀價提高了。

「再拿希特勒來說，也並無兩樣。他那法西斯黨，就完全是替有錢人打算盤的。他上了台之後，替一位大酒商減低酒稅，就是最明白的證據。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民主政治』儘管喊，實際上，總不會是『民主』的，因爲政治原是用強迫手段來壓迫小百姓，保護有錢人的方法。

讓 我們 來 毀 滅 它 吧

「社會是在不斷進步的，所以，這個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也走到了死路，要跨向另一個社會去了。」

「你還記得剛才說的靜坐罷工吧？工人因為資本家獨占了一切的生產傢伙，弄得肚子也不能飽，所以，一齊起來，向資本家進攻了。攻倒了資本家，把生產傢伙收歸全社會公有的時候，這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送了命。」

「第二，福克斯這批資本家，爲了搶銷路，奪原料，自洩夥裏，也起了很大的爭鬥。你知道，美國有福克斯這批人，英國，日本，德國，意國，也有福克斯那樣的混蛋。於是，大家只好用武力搶了。前一次世界大戰，原因就是德國跟英國搶銷路，奪原料啊！打呀打的，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而世界上的工人們，也就可以乘機推倒這不合理的社會了。」

「俄國，你知道吧，他們的工人農民，就是乘了這大戰的機會，把不合理的社會推翻了。現在，他們已經在建設萬人平等的新社會了。」

「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走到盡頭了，只要大家能夠起來，仿效俄國，就走現在的蘇聯的辦法，那末，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會出現在世上。」

「說到這等待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呢，下一次，我們再談吧。」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翻印

定價抗幣每冊二元

社會的故事

著者

沈

舟

翻印者

人民書店編輯部

發行者

人民書店營業部

印刷者

人民書店出版部

經售處

各地

人民書店
蘇北出版社
新華書店
大眾書店
明理書店

2



丸 長 書 店

KBC

266.1

印

完